也藴畜之大而利於貞正則己德无偏斯能禮賢而使之不以家食為吉以共天禄然後合共治之才以濟天下之難故利涉大川夫聖人之篤實乃為招徠羣材之本乃為經濟羣方之輔大畜所以利貞者以其心會衆理之善不出乎四端五常之正道心涵萬古之秘不越乎五帝三王之正學異端曲學不接心術邪詖論説不留聰明其畜德如此其正也由是懐仁義以接其臣賢者皆有願立于王朝之心用禮樂

以遏其臣賢者皆有國爾忘家之念有德則足以親
賢有賢則足以濟世其抱負經術者可以謀主斷國
其居公輔者可以論道經邦其負勇敢智畧者可以戡
定禍亂民生之艱危此其安之世路之嶮巇此其拯
之濟天下之難有如涉川之利則天下之有溺者誰
哉故君道清明人欲凈盡乃可以合天下之賢寵光
百辟參合衆志乃可以維持世道之變彖曰大畜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以卦德釋卦名也乾體剛

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此卦之所以為大畜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以卦變卦體釋利貞之辭也以卦變言則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是為剛上以卦體則一剛居上六五尊而尚之是謂尚賢以卦德則乾健於内艮止於外以艮之止止乾之健凡此皆大正之德也止乎健與尚賢非大正則不能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謂六五尚賢不以其家而私其

食必與賢而共天祿以養之此亦以卦體言也艮剛
畜乾有養賢之象尚賢以上九一陽言養賢以乾三
陽言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謂六五正應乾之九二
而有應天之象能應乎天則艱險何不濟之有此亦
以卦體言也程氏曰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享天祿施為於天
下則天下之吉也若窮而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吉所畜既
大宜施於時以濟艱險乃大畜之用故利涉大川楊氏曰臣止君
以不為不若止君以壯為故大畜利貞正身則可以正君以五上

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之體言為臣止君臣能止其君之不
為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潜格其非心也故曰能
止健大正也袖中之鷙耻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
休之閒夫豈特面折禽荒章交盤遊哉不然三歸之
卿能禁六嬖之覇貪汚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利貞
臣能賢也不家食吉君用賢也剛健篤實輝光君德
至此者尚賢故也董溪曰為人君不必求之天求之
賢者則賢者即天也此卦其變為萃卦其象山畜天

其迹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皆在我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所畜不亦大乎故曰性無內外也道無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艮止畜乾故乾之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之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初與四為應是為四所畜者以初之無位在下

禍斯高止賢則四皓宜止于商山矣不然徒取夷族之禍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吾道不可以有行此大畜初九往之有厲不若止之无厲也象曰不犯災也謂上方止我不可犯災而進也雖然不特君子受畜於小人為然高帝白登之役危而宜止也太宗遼東之師危而宜止也楊氏曰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符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白雲曰

而君不知其敬尚何行乎哉是宜如車之軸縛而不行也象曰中无尤也謂二之剛中无過尤也中者時措之宜也媢時以干進非中也枉道以犇趨非中也非其招而往非中也無其時而欲行其道亦非中也二之剛而得中其行其止固有道矣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氣貫三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初極極而通達無碍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鋭進故戒以利艱貞日閑輿衛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日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與上合志進而得行其道也夫可以進者勢也謹而後進者道也得其

勢而不失其道此畜極之所以通歟大畜九三以在
時言之上以同道進前無禦之者下以同體進下無
挽之者與上九馳逐而並進其驕皇之斯臧歟其雖
駓之斯才歟其驒駱之斯作歟以在己言之必慄慄
然如隕淵之戒兢兢然如履霜之懼居正而不移固
守而不失閑習其車輿而防覆轍之憂閑習其防衛
而嚴藩身之具則内不失己外不失輔其利有攸往
宜也彖曰上合志也謂其與上九同為陽剛同志上

楅衡是也童牛初九之象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夫人心之不善兆朕者易遏暴白者難制未發者易禁已發者難勝君心之不善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於未形可也陳善閉邪防其邪心於未著可也若夫扣墀折檻牽裾還笏所拂亦大矣民心之不善漸仁摩義止之於慾心未發之始可也道政齊禮止之於縱心未形之初可也若夫嚴刑峻法剜額刖

足所傷亦多矣程氏曰大臣之位上止畜人君之邪心下止畜天下之惡人於未發之前而止之大善而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六四正君畜民之善為可喜也雖然斯道也不特施之人為然反之吾身亦當如此古之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治已而後治人此又先後之序也此爻與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意同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去勢曰豶蓋壯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陽已
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也六五以柔居中而正當尊
位止畜天下之邪惡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慾之心人
君欲以力制之雖嚴刑峻法不能勝也譬之豕焉豕
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
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
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夫小
人之為惡必竊威福之柄後能行其喜怒必得爵禄

則無能暴庳矣漢武推恩以分趙晉之勢則無能叛大漢矣此豕蹢躅而無能為者以其無勢也小人之忿慾而無能為者亦以其無勢也象曰有慶也謂止小人為惡之勢而福慶及於天下也雖然使人之不能為不善不若使人之不欲為不善故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於此見制之於外不若感之於内也楊氏曰豕牙傷物而性躁欲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

萌積其躁慾之原則消其傷制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絶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此積豕之牙之義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畜極而通又陽性上進豁達無碍何天之衢亨何其通達之甚也夫大畜之卦本君子被止之時也初之利己為四所止也二之脫輹為五所止也至於上九見其

行而不見其止則見斯道之正大不至於終不行也大明之入于地中有時而晦也出自暘谷能終不明乎震雷之蟄於隆冬有時而收聲也壯于天上能終不鳴乎吾道之畜於小人者有時而不行也數窮理反能終不行乎象曰道大行也畜極之際而斯道大行則始焉之畜止不足以遏其終之亨通也昔者周公遭流言之變居東三年小人有時而能畜之也六典之書終於措世太平其道何至於終不行乎夫子

遭女樂之沮而卷道洙泗此小人有時而能畜之也六經之書終垂教萬世其道又何至於終不行也止惡而不止善大畜之義也畜道至此則賢路亨矣然自非小人之門塞則天衢安得而亨歟漢人有言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大畜上九是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

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者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之養

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順之道以正為本得

正則吉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而養德之事也自求口

實觀其所養之術而養身之事也養德者固當主於

正而養身者尤當主於正人惟一心不可不重用之也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所貴乎君子之養德者當養之以正而已育以童子之蒙養其正也恬以聖門之愚養其正也保以夜氣之清養其正也達觀諸順而得其所養之正理則言必正言行必正行道必正道德必正德所講明者三王之正學所排斥者楊墨佛老之異端如孟子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如夫子之不

慼不憂不懼是也達觀諸頤而得其所養之正術則不以小害大而芻豢之是悅不以賤害貴而膏粱之是恣一介不取而萬鍾之祿非所計天爵是貴而人爵之美不屑就如孟子之辭萬鍾夫子之疏食飲水皆正也程氏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之道以正則吉也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上覆下承衆口森然

卦之所以為頤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
象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
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
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聖人養育萬民不偏愛人唯養
賢之為先務所養之賢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堯以
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者是也夫
子推頤之道又言天地聖人之所養以贊其大聖人

言語飲食由頤出入者也如雷之動以慎其所出則德有其養矣如山之止而節其所入則體有其養矣所以用頤也大象以自養為義卦辭兼養人為義養人必先自養也楊氏曰慎言非黙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咽息不食靈龜謂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

六四之陰柔誠可惜也夫龜物之至靈者也探賾索隱莫如龜鈎深致遠莫如龜至誠前知莫如龜人為萬物之靈其一心之虛靈不昧即胷中之靈龜也以統體而推一心之靈則仁義禮智全體洞然光明昭澈毫髮不差此心自有此靈也初九乃舍其靈龜動於物慾而垂焉夫是以有悖性之凶以發見而推一心之靈則有所矜而惻隱有所耻而羞惡有所遇而辭遜有所別而是非觸之則覺感之則通此心自有

則違拂經常不可行也丘在外而高者上九是也若求養於丘上非道妄動往必有凶夫人生天地間有是形氣有是性命未有無所養而自全者然才之足以自養者固無待於人力之不能自養者又不可妄求諸人重耳之乞食於野人適足以招塊土之辱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仲子又幾於廢人倫此資養於下而不以其道也冉求之干祿于季氏適足以招鳴鼓之攻而士之托諸侯孟子固以為非禮資養上

而不以其道也初之與二以勢分言則高下易位而違其常理以應與言則親比失正而違其常理此顛頤之所以拂經也初與上既非其類妄往求之必招嘑爾而與之之悔必招蹴爾與之之羞必招貪饕餮之禍此于丘頤之所以凶也象曰行失類也即征凶之失類可以知拂經之失類矣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無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頤拂亦吉震三

爻凶艮三爻吉楊氏曰六二中人之資君子小人雜
也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
類也其猖狂妄行陷於非辟而不自反者所以凶也
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而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
棄其學以滅宗
六三拂頥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
悖也
頥之道唯正則吉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處動之極不

知自養而躁於求養是違於頥之正道所以凶也十數
之終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拂經尚
庶幾拂頥不可也夫頥養之得其正道則終至於成
已頥養之失其正道則終至於喪已頥之六三以陰
柔則不能不屈於人欲以中正則不能自絶於偏黨
以躁動則不能介然而自守有此三者是以有拂貞
之凶一節之虧没齒遺恨數之已窮終身玷辱道之
既悖而身之終廢是可懼也李陵食匈奴之粟悖正

下下以求養德之輔以上養下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曰吉者以初九應之也又必虎視耽耽肅其威儀以養其外其欲逐逐去其私意以養其内斯可以顛頤而无咎夫頤養之道不取諸人則无以輔觀頤之善不正諸己則无以免拂頤之過六四所謂顛頤吉者以初九之崇論宏議足以為吾之師片善寸長足以為吾之資剛明正大足以為吾之輔雖顛頤而吉也以虎視耽耽言則四能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善養於外而无咎以其欲逐逐言則四能閑其邪能存其誠一毫人欲必逐善養於内而无咎若夫世之居大臣之位而尊已以卑人任智以違衆固不知賴剛明之輔至於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又適足以為巳德之累其於六四何如哉象曰上施光也以其謙尊而光自上下下而其道大光也昔者衛武公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

交戒乎我即六四顛頤之吉也曾子曰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六四虎視耽耽之意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此六四其欲逐逐之意也合是而觀則六
四之吉且无咎其在茲乎程氏曰居上位者必有才
德威望為下所尊畏故事行而衆心服此六四雖順
從初九之陽又不廢厥職養其威嚴也又取於人者
有常逐逐而不乏則所施不窮而可以濟事德施光

於委信之義朱子曰六五居貞吉如洪範用靜吉用
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丘行可曰六五居貞吉如豫
說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順養之權由乎上
也豫順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迫於強臣也
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
貞疾未亡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

之禪位湯武之放伐皆大過人之事也雖曰事大過於人然道無不中無不常非有過於理也特以其不常見者為大耳若悖乎中庸之理以為事則又為過失之大豈足以立天下非常之事哉今夫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厦將顛之時也下橈將蹷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為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時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非衆君子森然並立之時無以成天下大過人之功

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過越於常莫大於獨立遯世之為而不懼无悶亦無入而不自得此所以大過人也或曰卦彖以四剛之聚為大過則非獨立以四剛之亨推大過則非遯世象辭乃推獨立遯世之義何哉曰卦辭論大過之時所以明大過人之事業象辭論大過人之德行所以明大過之節操可見變易不窮之吉白雲曰進而大有為則救天下之衰弊如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獨立

矣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宜矣夫天下之理決不可過唯敬謹之過乃所以為无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為直而太過或為證父之直為廉而太過或為離母之廉初六所謂敬謹之至者葢謂吾寧莊敬之過毋寧有安肆之失吾寧謹畏之過毋寧有輕易之失不必有所睹始戒謹也雖已之不睹亦戒謹焉不必有所聞始恐懼也雖已之不聞亦有恐懼焉即此心以往則能存天

理之固有過人慤於將萌而无過咎象曰柔在下也

以柔順居下固宜其過於敬謹也潘氏曰初六以一

柔居四陽之下如一白茅藉物過於奉承何咎之有

繫辭曰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

往其无所失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楊木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易枯稊根也榮於下者
也陽之大過比隂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
大過之初剛而得中與初密比而相與得中用柔剛
柔相濟則無過極之失能成大過之功如枯楊生根
稊榮於下則生於上矣故夫雖老而得女妻能成生
育之功枯楊而生稊老夫而説少女皆過其常分然
隂陽相與所以無不利也夫大功之過乎人者唯在於
救弱扶衰之中見之向使弱者不能救而強衰者不

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夫為材木之宗主為石柱之
樞要者屋極也唯屹然而有立然後無敗少有削弱
則厦屋傾矣任天下之安危膺一人之付託者吾身
也唯卓然有立然後無失少有偏側則事業廢矣九
三處不得中既不足以勝重任剛橈於柔又不足以
當大事象曰不可以有輔也過剛失中不能求賢自
用而仰應上六陰柔之小人是如棟之橈折而不可
以支輔也楊氏曰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一陽交於二陰之中外晦內明其象為水一陽陷於二險之中其德為險上下皆坎習坎也是為重險外虛中實陽實在中為中有孚天

弭難之本唯誠則无妄而視聽言動之无差唯誠則无息而終始先後之无間唯誠則一而私意邪念之莫雜惟誠則明而精義妙道之能昭誠充於內貞實不偽此心豈不亨通乎誠之在心雖不計其功行之有尚而誠之所至自不泯其功以此誠而行乎富貴可以撥亂反正可以拯溺扶傾而其行可尚以此誠而行乎貧賤可以正志處難可以儉德固窮而其行可尚以此誠而行乎外夷可以用夏變夷可以撫外寧內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亦以卦體言也二五之陽以剛
居中所以有孚而心亨身雖陷險其心則亨亦以剛
中又曰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往訓行以有功訓有尚
往則有功以動則出險所以明至誠之有功天險不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險之時用大哉此其推廣
文王言外之意以贊卦義之大也程氏曰山河城池
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
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王公體險之

身大則亡國此卦其變為離卦其象外晦內明水之象其占至誠則往有功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先後不絶曰洊至水一而已必於流之洊至也以穴地為坎言水盈一坎而後復一坎亦為洊至之象君子體坎之洊至因勢就下信而有常至而不驟之象取有常之象以常久其德行則治己之誠也取重習之象以習熟其教事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

坎險也窞險中之險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初六陰
柔不剛不明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
唯益陷於深險爾其凶可知矣生斯世也為斯民也
豈能必其无險難但在明出險之道耳知不仁則辱
之說近於辱則不可益深其不仁之辱知不善則降
之百殃之說罹於殃則不可愈深其不善之殃初六
處於重險之下以怠棄三正而罹險矣猶不知扶植
三正而益深其怠棄之禍以狎侮五常而罹患矣猶

下坎將終上坎繼之故有此象險指下險也枕又枕乎上險也枕者倚着未安之意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故來下則入于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為无咎也九五剛中之君宜可以濟於險然九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險餘爻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下无輔弼之臣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其曰祇既平无咎者深望之之辭也必祇既平乃得无咎夫以一人

凶三歲也

上六以陰柔居險之極陷之最深者也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徽纆寘于叢棘之中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失濟險之道而不能出險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得遠險之道者以此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失遠險之道者以此上六陰柔而不得其濟險之道其辱身其虧行其罹咎其怙終蓋入于險而不能出者矣遭徽纆之係縛遇叢棘之幽囚

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朕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歟然上六豈終免禍乎宦寺誅而唐亦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久必凶耽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險戒於過過則人懼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者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係之徽纆